

军,本绵州石泉县。政和七年,建为军,割蜀之永康、绵之龙安神泉来隶。宣和三年,降为军使,县皆还旧隶”。(《宋史》卷 89《地理五》永康军,熙宁五年废为灌口寨,其后复军。王象之认为灌口寨熙宁九年仅复为永康军使。“专为永康军“则是元祐元年之事,其时“以青城县来属永康军。王象之区分军与军使的依据就是有无属邑。他说:“既有属县,则是专为永康军,而非以军使隶彭州也”。(《舆地纪胜》卷 151《成都府路·永康军》)嘉定十二年,荆湖制置使赵方请升枣阳军使为军。他说:“照得随州枣阳,县密迩虏境,弹压为先,官府稍卑,体面不振。知县虽兼军使,境土实隶随州。揆请(诸)事宜,合与加重,俾自为郡,庶壮边城。欲望朝廷升枣阳县为军,其子国圉不为无补”。(《舆地纪胜》卷 88《京西南路·枣阳军》)赵方的奏请也表明军使是无境土的。这里的境土

应是指的属邑。一般地说,宋代的军使所辖仅有倚郭县。昌化军,绍兴十三年时,“以军使兼知倚郭县,寻复差守臣,其无管属县还隶”。(《舆地纪胜》卷 125《广南西路·昌化军》)即为明证。当然,实际情况也不尽如例。如北宋时陕西沿边的镇戎军就仅有一城、二堡、七砦,并无县。(《宋史》卷 87《地理三》)

宋代军的行政长官是知军事,简称知军。试举两例为证。宋初平蜀,改灌州为永安军,割蜀州之青城、彭州之导江二县来隶。寻改为永康军,“以知军兼渠堰事”。(《舆地纪胜》卷 151《成都府路·永康军》)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,“升安丰县为安丰军,以寿春、霍邱、六安三县隶之。遂以武经大夫、忠州团练使、知寿春府孙晖知军事”。(《要录》卷 144)

关于“韵”(读《管锥编》)

“吾国首拈‘韵’以通论书画诗文者,北宋范温其人也。”接着,作者引了《永乐大典》范温论“韵”的一段话:

定观请余发其端,乃告之曰:“有余意之谓韵。”定观曰:“余得之矣。盖尝闻之撞钟,大声已去,余音复来,悠扬宛转,声外之音,其是之谓矣。”(第四册第一三六一至一三六二页)

这就使我们联想起: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之所以至今传诵不衰,决非无因。如果我们要指出这首诗的眼目,那么可以毫不迟疑地拈出一个“韵”字。“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钟声长,诗人的愁思也长。这是“声音之道”的“韵”,它克服了夜半空间的阻隔,传到了在“客船”上“愁眠”的诗人的耳中。他随即把它收储起来,加以“变压”,这就成为诗文方面的“韵”,它所克服的是千百年来的时间的阻隔。寒山寺的钟声假诗人以“韵”,接着诗人就从《枫桥夜泊》报这所寺观以“韵”;起先是诗以寺传,后来则寺以诗传。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报答,又是“韵”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创造的一个杰作。

(李金波)